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文集卷二十六至八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簡中

清江文集卷二十六

明 貝瓊 撰

中都藁

遊山詩序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季秋月朔余休暇無事與典簿永加枼中國子生陳芳林與直王綬董瑨林岳洎余季子羽出甲第坊逦迤北趨四五里地勢隱然而隆岡連嶺屬實萬歲山麓之旁敍者置闕於上所謂東市之咽喉

也余嘗往來而未暇出入上下以窮其勝是日也天風飂飂雲氣行空中類萬騎而驅乍疏乍密日光吐而復翳始懼其將雨倐排而去之萬里無滓端倪呈露行者欣然皆喜乃升高而望之連山拱其南長淮亘其北葢其地即春秋之徐漢為鍾離隋置濠州逮上之龍飛改名鳳陽而都焉其東則獨山屹然一柱孤撑上為司歴者觀天之所距獨山東十五里為臨淮崇墉㦸㦸車馬旁午人之豐樂可想也其西八十里曰荆山與塗山對

峙天外志稱山產美玉卞和以獻楚王今玉坑尚存荆山之南則為魯山金碧起伏若走海濤而至於皇陵信神氣所鍾誕生聖人為中國人民主非偶然矣葢自開闢距今越千萬年而豪傑起淮泗間如王霸之輔漢鲁肅之相吴固不足方今日之盛而肇大業於東南也時宫闕未營朝市之位已定四十八衛列營左右統以大都督府焉牛馬遍野禾黍紛敷偉哉天下之壯觀矣又行山北二三里許過雙井黄先生先生東甌大族守官

鳳陽者五年聞余至遂延於退休之所地閒寂無市聲少焉設芳醴薦嘉肴衆亦懽然而留更起步爵劇飲無算遂至大醉而罷乃循東山歸路尤峻絶怪石虎踞雜樹蔥倩於是列坐石上者久之惟綬卧不能起膳奴掖之而行因顧謂諸君曰余自去年春分教中都生未嘗一日舍所事而出遊或出遊輒以風雨止今幸償其願而天復假余之美景如此覽山川之勝盡主客之歡使忘鄉土之思不可以無述也盍以溪山勝處良友分韻

賦詩規重遊於異日歟衆曰善越翼日詩既成什余為之序且錄寄雙井云

滄洲一曲志

華亭大姓邵文博氏治圃楊溪居第之東偏垣而環之鑿方池廣以一畆錯置巨石相為經緯類十洲三島之狀而奇峯崒然特起如神人出珠宮疑有雲氣昏旦上升焉觀者以為成於造化也乃度地相方構堂若干楹坐挹其勝循池而北則因高為亭風櫺月檻尤極宏麗

老檜参天修楊夾道不知有三伏時由亭左行百武又為小亭可坐五六客以待遊觀而憩者小亭之西五十武亦如之中闢塗屬於北垣有軒在萬竹間曰綠陰軒之下溝以通衆水之來鏘鏘有聲曰流月其西軒曰樂琴書合而名之曰滄洲一曲以記稱滄洲在瀚海中周回五萬里其人千歲不死有飛樓涌閣皆金銀氣有琅玕之産紅鱗白鳳所集中國之人莫能至者此雖廣袤不同而外旋大澤中俯平野彷彿其一曲已戶者謹扃

鑰非魁人碩士鮮克造是且不遠二百里招徠余誨其子麟書暇輒往時十月始寒風高氣烈而海棠數本花爛漫如春於是置酒命客共酌於下自晝抵夜圓魄中天微雲盡斂二小姬出彈箏歌以和之極驩而罷恍然出埃壒而超鴻濛也後值兵變余挈家南還檇李回思其所猶歷歷在目每稱東南之雄於貲者非一而能有林壑之趣莫若文博焉洪武六年余起為國子助教越三年又奉命分教中都生涉江泝淮遇麟於道從而訊

之則文博已没且徙家臨淮之東屯而圃復湮為荒煙野草矣為之潸然涕下後數訪余成均因言去鄉里七年固不得守邱墓為慼近築室平岡之下獨與母居藝其地有秀可擷漁於川有鮮可食其適無異昔之滄洲一曲故揭舊名于楣先生幸志之余惟隨遇而安者必有會於心而不繫於境也若文博之居雲間也以其地為滄洲則山川是乎否邪今麟之居濠上也亦以其地為滄洲則池臺是乎否邪人之常情恒由境變苟會於

心齋之為一致孰非神仙之所居邪然文博當全盛時極耳目之玩視滄洲之樂不啻也麟方辱於流離轉徙而不易其樂非讀書求道而幾乎達者能之邪故詳錄以記之且寓感今思昔之意凡廢興之跡尚有徵於斯云

葵軒記

歐陽文忠公記洛陽風土稱其花直五千雖出於越者不能與之角葢混淪磅礴鍾其妖於中國使人狂走爭

觀其美不足稱也有可稱之美者葵乎葵易生而不以其地後開而不以其時無一本五千之直人皆棄而弗視至於傾陽以庇其本皆未有及之者故余好之甚於洛陽風土所尚不知者非其昧高下之辨所謂黜西子而尊無鹽其亦弗之察耳既而思之葵猶傾陽人有君而可忘哉唐杜甫落落不偶間關兵馬之間至奉先所述引葵自况人之葵已計當時勢位之尊顯融一時者何可勝數禄山破關中忍忘所事而北面臣虜則如葵

之傾陽抑何尠邪嗚呼物有不可奪之性所以異於物人有不可回之心所以異於人然貴非所貴而賤其所可貴實天下古今之同病非獨葵也可不重有所感乎吴門儒者金德瑻氏讀書之所左右種葵百本不雜衆卉題曰葵軒寄意深矣累求余為記故論之如此雖然余與德瑻同為國子助教五年託於清光之下尤為葵之幸者視杜甫徒懐耿耿而不白於世以終益相萬也尚益厲其如葵者毋慕彼區區以色悦人為妖者

具慶堂記

禮部尚書毘陵張公惟中有先府君錫山之居第而顏其堂曰具慶記未有所屬也乃馳書中都爲請余辱交十五年而知之爲深其居錫山也與弟安所奉府君止齋先生於既休之日府君神完而氣充以享滑甘之養此其可慶者一也及惟中以明經選遂首東南計偕之士而遠近以爲榮此其可慶者二也至於元季兵變州郡咸苦於殺戮焚燒而毘陵當南北必爭之地人民幸

而免者纔十一父子兄弟固不能保其俱存也惟張氏不及此又可為慶者三也甞讀楚茨之詩其曰莫怨具慶不過述公卿有田者既祭而燕之一節耳然同姓之親所以交相愛而更相頌者豈果在於牛羊歟豈果在於鐘鼓之奏歟葢有足於内而發於外者也較兹三者其小大何如哉特取其語以明之而已止齋既没兄弟之友愛尤篤具慶之樂先後猶一日焉大抵人之恒情莫不以富貴為事惡知有重於富貴者使惟中不得事

府君而骨肉離散死亡雖今起為侍從官高車駟馬赫然一時亦豈其所樂乎斯足驗其種德之符若有神明庇於冥冥已故邑中為之歌曰積之既厚慶必從之翁壽且康鶴髮厖眉讀書有子亦既先登如稼而獲如賈而贏三吳繹騷兵鬬於疆肉人火居號呼出亡嗟公一門克完以安歲時伏臘更賀交歡吹塤吹篪如春之和鄉人之榮鄉人是歌余聞而歎曰此天下之所同欲而有不可同者繇其出於天而非人之能致也止齋有其

福而慶之於前惟中又能延其福而慶之於後繼繼繩繩將有所勸而不替矣因叙其事并録其詩為具慶堂記

活水軒記

活水軒者山陰儒者張德麟氏遊息之所也德麟早歲負奇氣以與時乂牙遂去講學鑑湖之上十有餘年所蓄益大所造益精矣又取乎水者示其不息之義也翰林承旨金華宋公景濂為作古篆三大字以貽之且求

余為記辭弗獲乃復之曰天下之水不一而谿谷之所洩池沼之所蓄乍盈乍涸曾不及乎朝暮未足以為觀也必觀水之大者乎水之大者其出有源江出於岷河出於崑崙漢出於嶓冢濟出於王屋淮出於桐柏其本既盛則前之往者不止而後之來者不已故狂瀾巨浪日益月高浩浩沄沄破山走海孰得而禦之苟為無繼惡能盡其奇觀而亘古亘今若是邪故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學者宜求其道

矣嗚呼道之廣大淵深非一曲之能盡亦非一物之能喻而可見者莫過於水焉然言者或昧其大經大本此百家之說雖多而皆不及孔子孟子唐宋之文雖盛而皆不及程子朱子以其如江如河者茫然未睹所睹者特谿谷池沼而已也不亦悲夫顧余之淺陋何足以及此邪姑因而發之耳雖然梗於木石汨於泥沙水從之而壅矣決之而流亂於術數軏於功利道從之而隱矣絕之而明是不可不致力於正學而無惑於彼焉使處

膠膠擾擾之中沈溺以没身者固未能至而德麟有志於道殆過尋常萬萬必將浚其源而達其流庶幾不局乎小而有以充之至乎大豈徒資其文辭以極波瀾百態夸耀於世為工哉此余之所深望也是為記

宜晚堂記

越大姓江滸遠氏世居奉化之黄甘里地勢斗絶四山環拱而南屏一峰嶄然特起狀類玉几上可坐數百人下有東西兩溪合流至長溪折而入於鄞江又有日峰

峙其左剡水紆其右葢四明形勝之一濬遠又據其勝焉六世祖某宋保義郎子怡齋由太學上舍試補臨安教授至濬遠克世其學早受知中朝士大夫舉秀才歷官至福建行省照磨尋升檢校官以憂家居而代革勢殊矣因葺舊廬中奥之堂題曰宜晚日肆意圖書而不復出矣介趙公木仲來求記乃為之說曰山之秀也宜日之晚木之茂也宜歲之晚人之守也宜時之晚日之晚固異乎旦矣歲之晚固異乎春矣時之晚固異乎少

壯矣而以為宜者何也山晚而益佳木晚而益堅人亦晚而益智豈不宜乎初濬遠汲汲於一試涉大江走長淮上太行觀黄河風波之險阻氷雪之憀栗未嘗憚其勞苦焉是亦宜也二十年中變故多而形貌改思慮深而血氣衰回視向之鋭於進者孰與鈍之久滎於前者孰與困之全於是盤桓林壑之閒嘯傲風埃之表尤為宜也夫退休之跡見於春秋方盛之時則怠而馳騁四方之志施於既耄欲與新進爭前則暗濬遠者視彼溺

於利祿顛仆不正之徒相去奚翅千萬乎由是觀之山也木也與乎人也不病乎晚而尤宜乎晚如此使其悼懸車之景促痛凋落之將及以為非人之所宜者惡知進退存亡之道哉此予嘉其為人樂書而記之

環碧堂記

檇李南五十里為幽湖巨族朱顯道氏世家於此築室若干楹而水周其下題之曰環碧前御史中丞番陽周公伯溫以大篆體為書三大字復馳書鳳陽屬記於予

初余主顯道嘗愛幽湖之竒勝葢脉絡自南湖來洄而為洑旋而為渦至是左右回抱青停黛蓄尤形勝之所萃焉使其奔放莫遏則悍而可懼渙散旁流則弱而易狎又何足以為竒勝也觀其方春雨止波瀾浩浩與天相涵不見洲渚而王雎翠碧往來其中景之觸於前者何如也及清秋之夕魚龍在壑衝風不起顛倒星月而舟人漁子擊榜歌呼景之會於心者又何如也方全盛時並湖而居者非一飛樓湧閣雖南湖不足侔其壯麗

而堂據一湖之要葢有無窮之趣焉時方縻於王事遂舍之而去客京師者二年分教中都者三年汨没埃壒之中未能有其一曲以從耕釣而徒懷想於二千里外令為顯道之所專也按朱氏世為檇李人其始祖某宋文林郎侍料院官其子思明仕元為進義縣縣尉轉嘉興縣録司事判官思明之子青陽教諭仁甫先後相繼逮顯道已四世矣今一境既剗於兵此堂復葺而新之挹空翠於几席之間來清飈於嘯歌之頃固可以盡四

時之樂益見文獻之家與幽湖同一悠久也顯道業攻醫得九鍼補瀉法於金華王瑞菴實出竇文貞公之傳故非一時庸工所及性尤急於治人而人賴以全者甚衆則天之報施又可必者矧諸子若孫讀書好古余知後益隆不替非止於是而已異日解組南歸艤舟幽湖重登環碧之堂又當述而賦之云

一樂堂記

華亭夏盟氏有二親年俱七十而兄莊亦五十餘因顏

所居之堂曰一樂取孟子之語也介前松江通守謝伯禮來謁余為記嘗論樂之為事非一又孰與乎父母兄弟相從一室之中哉大抵天之數恒不齊人之心恒不愜使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天下之至樂亦天下之至難也夫求至樂於至難誠千百而十一耳然則珠玉不足以為侈聲伎不足以為悦輿馬不足以為盛惟幸父母兄弟之全者豈非彼之所樂在於人為小吾之所樂出於天為大乎盟之得此葢一門所積既厚故多壽考

而無疾病夭傷之患又處斗絶不爭之地雖海内連兵累年亦免於離散之憂不然何其致人於所不能致享人之所不能享耶殆非偶然而已自今以往奉滲灉於朝暮相倡和以為驩奚翅春臺之熙熙也嗚呼蓼莪棠棣之詩極推天倫之所當重反覆讀之特病煢然孑立無以遂吾一樂之私奈何禮衰事親忍於骨肉者常接迹於世人心風俗之壞至於如此不亦悲夫故於盟尤有所不能已且重余之哀傷感慕也烏可以無言乎初

盟之父原父從天台李東皐先生遊壯復受經於同里錢公伯全薦紳之士咸稱之𢈔雖纔及中人而聲譽藉藉布於遠近盟又能厚其所親不斁於外物固賢於衆人已雖然孟氏之言三樂惟仰不愧俯不怍為君子之當自盡者茍不至乎不愧不怍雖處父子兄弟之間亦未能樂其所樂也尚勖之哉

志古齋記

志古齋者天台王緼德氏藏修之所也緼德嘗受詩舒

可立先生科舉廢遂一意於古文求進於先秦兩漢故取昌黎韓文公之語自厲云番陽周伯温為書三大字復求余記之乃為説曰射莫善於羿而天下不能皆羿也工莫巧於般而天下不能皆般也唐宋諸家通習六經出入諸子亦皆志於古而恒苦其難者時既不同才復懸絶惡得強之以力哉蘇黄門曰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是氣也塞乎上下騰而為河漢旋而為風雨薄而為雷電列而為五嶽激而為海濤人得之發於

文章所謂氣盛則言與之俱盛也諸家惟能善養吾氣所著不期於古而古雖有髙下輕重遂與六經諸子並行不朽豈非一代之豪傑乎往往取其書熟讀詳玩大抵立言不在於嶄絶刻峭而平衍為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怪而豐腴為可樂此古人不可至也古之人不可至茍有志焉亦猶射之必為羿工之必為般庶乎其不遠矣若緼德者其志如此宜將髙視無前而不足於今歟雖然髙堂邃宇孰與古之橧巢齊紈楚練孰與古之羽

皮玉杯象箭孰與古之汙尊抔飲哀絲豪竹孰與古之土鼓奈何浮華之習崇敦樸之風壞或有語伊耆之茅茨則陋而不合於制尚有虞之瓦器則樸而不適於時悅周文之甲服則僭而不盡乎飾奏軒轅之雲門則淡而不諧於音矧文之變而下焉使班馬馳騁其間則必驚且駭矣非班馬之罪也所見者異也君奚志於古邪懼其合於古而病於時也嗚呼初余坐是蘊德復蹈而為之不以舉世非之而變斯能古矣因其請而極論之

第愧於古人者海之一螺未及盡夫道之無窮也其尚擇之

植勤堂記

余嘗論宋三百年間有大德而享其報者晉國公王祐也符彦卿與太祖外有君臣之分在周則為比肩同事之人而握兵居重地一旦疑其為變命祐往察動静之跡且欲因而翦之使小人苟利富貴必希旨附和以誣其罪惡計吾之得失哉乃以百口保之坐是失官既而

其子文正公相真宗十有八年孫懿敏公在仁宗朝復出入將相三十餘年植槐之應捷若桴鼓當是時祐非私於彦卿實所以忠於太祖者也使太祖無誅滅大臣之過而彦卿免讒搆之寃此固有純臣之義矣若秦檜當國忌賢嫉功盡斥異己至殺岳飛殺趙鼎而張浚胡寅亦幾不免其陰賊慘酷何如邪乃歎其子不足相副當燕而罷曾不反求諸已其後卒褫爵廢棄秦氏遂衰嗚呼善惡之積如此天之報施又如此可為百世之龜

鑑已故君子莫不稱祐不邀近功至檜則皆怒罵欲食其肉然如祐之所存者恒寡而放檜之所為者往往有之豈其性甘為豺虎哉將以天之冥冥為不足信也不智甚矣撫之金谿有王熙謙和氏以晉公為法顔其所居之堂曰植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賦詠以美之復介工部主事彭德修來謁記故特舉二者論之大抵為善無應則輟而不進此固人之常情勤則始終無間焉以木觀之封其本而枝益蕃去其蝨而實可冀益有出

於自然者孰與快意一時以稔其毒肉未寒而名滅哉覽者宜有所勸是為記熙荆國文公十世孫讀書好古有長者風為鄉里所推云

清江文集卷二十六

清江文集卷二十七

明 貝瓊 撰

中都集

東白軒記

昔余僑居海昌之黄灣嘗遊百丈山將循龍湫而歸天黑失道宛轉深林亂石間逐螢光而前足為之兀目為之瞽遂抵野人之廬宿焉既而天雞三號日車自海濤中出起而覽之六合之内可見毫髮蓋旦而東夕而西

西則淪於地而萬象俱晦既東則白矣古人從時作止則向之所苦委身無人之境以觸虎豹盍俟天之方旦邪於是與客酌酒相慶且論世之否泰亦日之夜旦宜即一日之近以求一世之遠乎自周之遷歷春秋戰國則既昏而白於漢自漢之亡歷南北六朝則既昏而白於唐五季大亂已極至宋始白而禮樂文物為近於古宋自靖康而降偏安江左君子於此蓋深傷之必有繼宋之白於既衰之後者越二百餘年大明肇興四方萬

里莫不瞻其景氣之新農夫野老相與謳歌田里以為一時之快焉余既喜其言之符嘗欲為說以著其無往不復之理有不能已者屬病未果而姚江虞玄佐氏有讀書之所題曰東白命其從子今監察御史魯瞻來謁記乃書以復之異時尚當相從江上觀瀚海扶桑之勝猶能為東白之賦是為記

復古堂記

梅川為餘姚之勝處士虞玄佐氏居焉凡自邑而往者

逆折行數十里而山石林木皆古人民棊布星錯務本而不爭多至百歲朝莫往來東阡西陌間熙熙然如無懷葛天氏之徒則風俗古矣𤣥佐縣遠祖永興公以來歷三十七世而嶼山之南猶號虞家域其室廬古衣服古器皆古鼎匜無新制客有過其門者病其習之過於野居之過於常竊非笑之以為不合於時也獨樂之不厭且名其堂曰復古日讀古書其中鴻生碩士咸為賦詠而又徵記於余乃告之曰孔子生春秋時往往傷今

之不如古則春秋已非古矣矧距孔子二千餘年中國胥淪於夷至變其嗜好變其語言賤樸素而尚奢靡先王之法蕩然無復存者可勝歎哉有能以復古為事豈非性之獨異乎人出於氣習薫陶之外也然古今人不相遠以今觀之則古之為古矣烏知古之不為今乎以古觀之則今之為今矣烏知今之不為古乎吾將通古今而一之非有古也亦非有今也求其道而已矣道越萬古猶一日使吾之所言皆古人之言使吾之所行皆

古人之行衣不必逢掖也冠不必章甫也其人猶古也徒泥其往而詭於今忘其内而飾乎外曰是能好古而不徇時者也余未之信焉嗚呼方俗之益偷益偽尚幸見若人於所不獲見是知古之可復誓將往而從之以詠有虞之音其為適何如耶姚江之上必有和余者於是乎書洪武十年歲在丁已冬十月初吉檇李貝瓊在東軒寫

學古齋記

國子生桐川郭畲言分教臨淮也顔其讀書之所曰學古間過中都見余求文以記之余時承乏助教義不獲辭乃復之曰時非古而必學於古豈非有可因而不可變歟周官曰學古入官是周不自為古也說命曰學于古訓是商不自為古也以今觀之商周非不古葢創於前者有堯舜焉有伏羲神農黄帝焉所謂開物成務者也降於秦漢及唐恒以古之為固而病其難行繇是日趨於便亦勢之使然耳茍求其中正無弊惡可不以古

人為法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矣其道則備於六經故知幾莫過於易辨事莫過於書理性莫過於詩正行莫過於禮褒善貶惡莫過於春秋此皆發於古人之緼孔子定之為萬世法柄焉與二曜齊明則學古者盡力於此非無莊周虛無之宗申韓刻削之習蘇張縱衡之辨孫吳權變之術司馬遷揚雄瑰麗之辭舉不足以為學者也余之昏愚怠惰既失於早歲今雖欲進則既老而莫能及焉審言入官有日將以成諸已而施之人

必習於一出一入之間上泝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之相傳無汨於諸説之爛熳庶幾不壞其心術而徇乎一時之好焉雖然聖人之學古也必本於信而敏以求之信之不深求之不敏又何以知古之可學而極其所至乎故反覆論之終舉其要如此尚朂之哉是為記審言生九歲喪父大父仲銘鞠之既長好學克自樹立為能守其業云洪武十年歲在丁巳秋九月既望檇李貝瓊記

崇志齋記

王公之尊賁育之猛季孫之富舉不足以撓吾中者益有不隨氣而衰不與時而變遠則行而利乎物窮則晦而樂其天此志之為大與天地相配歟孟子曰持其志易曰高尚其志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而世之有志者恒尠所見者小而不見乎大所務者近而不務乎遠奚翅蛭螾自足於蹄涔孰知鯤鯨之縱於海鷽斯不出於蓬蒿惡覩鴻鵠之翔乎天哉惟豪傑之士立乎萬物之表而本之以誠其進德也必果其成功也必銳聖賢事

業莫不在我矣由是觀之人品不同而所志亦異如此然學者亦可甘心卑汚茍賤之域而忽於高且遠邪志伊尹之所志則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亦伊尹也學顔子之所學則無伐善無施勞亦顔子也君子豈強人之不能乎亦在為之而已余嘗以是告人特未見其能自厲者至一時好高而行或違之又無足稱焉今兵部尚書陳公彥銘顔其讀書之所曰崇志不遠三百里求余記故舉其說以復之且公由幕府一蹴

至夏官其位既崇矣位之崇者實由崇志而致若余之所以告公者不在於位而在於道德焉苟志於道德推之所為將見事業無窮非顯於一時而及乎百世非榮乎一鄉而施之天下此葢公之素志亦人之所深望也於是乎書

望雲軒記

唐司空狄公仁傑方為并州法曹也北登太行回望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徘徊久之而去國史遂書之以

傳於今余嘗論之雲之為物或往或來固無方也或起或滅固無時也又奚待託之以寓吾思親之意耶葢以去親數千里外欲見之而不得見者雲耳雲之所在親之所在乎是其眷眷不忘於旦莫即所見而發之殆非因雲而思也求之於詩見於風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人子勞於行役而思其父母也見於雅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此先王遣使於外閔其情而代言之也由是觀

之有事君之公義有在已之私恩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二者雖不能兼而不可以相廢者此狄公望雲之感實同於陟岵之詩人抑在上者亦能閔之也乎後多興起而慕效者又足以見千萬人同一心千萬世同一時也永嘉鮑佑彥信洪武八年繇國子生分教河南之湯陰者三年而遠離色養之久遂題其所寓之室曰望雲比過中都求余記以申其志故為之說如此雖然彥信方奉詔回京師將見其為天子使持節玉門之

西天山之北乘時樹功如狄公之顯於天下後世庶幾盡乎公義私恩忠孝於是而著矣余嘗一書再書非止於如此而已尚勗之哉

具慶堂記

國子生四明之定海戴習者宋朝奉大夫埴之六世孫也見余中都而告曰吾父年今四十有九母亦五十矣耳聰目明過於少壯者而吾兄弟二人又同室而居如春之和其心樂焉因名其堂曰具慶取楚茨詩人之語

也敢以記請余嘗論天下之樂繫乎人者可必而出於天者不可必可必者世之所恒有不可必者世之所不恒有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非樂之出於天而不可必者乎當四方無事之時求之於人而能有之者已尠況乎兵燹之後方數千里或隕於矢石或夭於疾疫飢餓父母俱存而無故葢又鮮也習之處山海斗絶之地不為矢石之所隕不為疾疫飢餓之所厄一門克享耆艾以睹洪武太平之盛是符詩人之所謂具慶者

矣嗚呼君子三樂之一尤人情之同欲使有父而不及事其母有母而不及事其父有父母在兄弟或離散分處是皆不足於心又烏得而為樂也若習之具慶則既足於心矣今分教相臺三年將上京師受官而歸也春朝月夕奉其二親肴講鞠膃稱觴為壽其樂又何如哉此天也非人之所能致也余因而推其本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初埴之事理宗也為將有仁義之稱而無虎暴狼殘之慘好讀書嘗著六經講義而鼠璞論深

刺時之不辨名實者後忤丞相賈似道意遂斥之於外以終然其所積者已厚而天之報之也亦必厚矣故習有人所不可必之福豈不知其所自哉尚益綿延其慶於無窮而大朝奉之世可也於是手書習字原學通敏好學早從吾友桂公彦良胡公舜咨遊而人多推許云

旅軒記

余嘗觀乎逆旅之舍矣朝而至者夕往而更其次夕而至者朝往而更其次以其奔走東西南北之途求庇於

信宿之頃雖毀而莫之完缺而莫之補其勢然也及觀巨家右族治第相高至糜千金而風臺月榭各據形勢宜若可久而不易者越數十年間或死或徙已非一姓孰非逆旅耶凡居於是者奚翅朝夕之忽來忽往耶不獨是也天地亦大逆旅也萬物之託於中其生也必有盡其成也必有敗或近而一時焉或遠而一歲焉又其遠而一世焉由是論之皆旅而已有通其道者其幾於達歟友人陳生原秉謫居臨淮五年以旅名其室且求

余為記遂進而告之果以今為旅耶烏知向之非旅也茍知向亦旅也則今可以忘吾旅矣其在楚也楚吾鄉也其在越也越吾鄉也焉往而非主亦焉往而非旅雖然原隶生於雲間長於雲間有戀戀不能忘者是固天下之同情盍視古今之星馳飈逝䟦而不常如此則視臨淮猶雲間耳又焉能必於一方而不為旅哉尚因吾言以廣其志是為記

清江文集卷二十七

清江文集卷二十八

明 貝瓊 撰

中都藁

唐宋六家文衡序

唐宋文衡總三百三十篇天台朱伯賢氏之所選也文不止於此而特約之為學文之法如物平於衡有不得而高下云嗚呼形氣相軋而有聲而聲出於人者為言雷霆之擊非不烈也海濤之升非不大也笙竽琴瑟之

秦非不和也皆莫過於人之純聖人之經又純之至也故歷千萬世之久雖善於言者惡能擬而為之哉戰國以來孟軻揚雄氏發揮大道以左右六經然雄之去孟軻其純已不及矣降於六朝之浮華不論也昌黎韓子倡於唐而河東柳氏次之五季之敗腐不論也廬陵歐陽子倡於宋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及蜀蘇氏父子次之蓋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曾之嚴王之潔蘇之博各有其體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

其至也余嘗讀之若原道原毀由孟軻之後諸子未之能及至宗元守原議桐葉封弟辨鑿鑿乎是非之公使聖人復作無以易之其他馳騁上下先後相發誠樂之而不厭信言之異乎雷霆海濤笙竽琴瑟氣與形之相軋相成者矣世之狃於所習苟趨一時之好者既不足以語此或知師古為事者又梏於昏愚怠惰而不暇進其閫奥焉此余之所深痛也伯賢工文三十餘年實倍於余其定六家文衡因損益東萊呂氏之選將刻之梓

使子弟讀之而曾曲阜所作四篇則采前人所遺以附南豐之後其用心可謂勤矣間嘗挾之過予成均與之商確累日且俾序其首余何敢為之妄議邪抑嘗聞先儒君子之論文者務合於道非徒以其詞高一世為工也若六家者雖於道有淺深皆本諸經為說鏗駁而復純於此求之其至於古無難者是伯賢之志也若夫振起於下不為蹈襲固有望於絶人之豪傑豈專取乎文衡也哉洪武九年歲在丙辰春正月七日將仕佐郎國

子助教樵李瓊序

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遍於中國四夷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為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釐為前後續別四集云余嘗讀而好之浩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歎曰文章經國之要也

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歷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燄莫敢廹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甲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

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恒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閟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為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抗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考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悉鏟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修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

後先已雖然虞黄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為易今國家肇造之始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為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絶之觀惡足以喻其巧耶昔公之總修元史也余獲預編纂之列熟其議論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為深而望公為重輙為之説如此尚俟知言於後而非諛其所好云

扣角集記

扣角集者前翰林修撰姑蘇申屠仲權之所著也仲權與余同學於鐵厓楊公門再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子業洪武三年徵至京師草喻蜀書稱旨擢為侍從官未幾病免歲餘復謫濠上治田之暇輒肆意文辭前後凡若干卷酒酣誦之扣角以為節云八年春余分教中都生手其編來見且言土鼓之音不諧於匏竹藜羮之味孰與於太牢顧欲希一世之所好而莫恤一世之所病

可謂至愚雖然惟子知吾久子盍序吾集乎余受而閲之累日乃為之歎曰何其富也抑嘗論文之升降不繫乎時而係乎其人方仲權之奮於布衣進退人主之前人皆以為寵也而無異洞庭林屋之時至不合而斥混於田夫野老人又以為辱也亦無異玉堂天上之貴視彼之驕盈於既達沮喪於困阨者相去奚翅萬萬哉故見之大篇短章和平古淡無哀傷怨懟之辭如此繇是反覆古今而辨之甯戚當東周之衰齊小白以諸侯伯

中國不得與一時賢智之士如夷吾者同升而棲棲牛下悼堯舜不逢長夜之未旦悲歌慷慨未能安於貧賤而失之激矣既舉於齊亦不見輔主之功如夷吾焉仲權之居田里豈將竊比於戚而一談一詠莫非真樂之所在則其跡雖同而其心實異也嗚呼戚之託於音也幸而有知之者傳之數千載之下不與風花霜葉俱腐惜無知仲權於今日而至音至味孰有以察之士鼓蔡羨歟然仲權未始求人之知類戚之於齊也余故發其

意以冠於首云

東吴先生文集序

古昔君子之立言其亦有不得已者乎孔子曰余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則其為書者莫非憂世而作若諸子好為異同祈勝於人者言雖繁而道益晦固不足貴矣余讀東吴先生五論得失辨邪正論而深取之焉世之講春秋者非一胡文定公謂聖人以典禮命討之權任諸己而于諸侯或進或退示一王之法樸卿吕氏

則以聖人作春秋以尊王豈專進退諸侯哉二家各伸所見而有不同如此而先生盡發胡氏之説以斥呂氏之非亦豈有所左右邪孔子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范甯亦以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榮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則聖人進退諸侯無疑顧一時窮經之士弗之考耳至於佛氏倡禍福以恐人而天下靡然向之唐宋諸儒攻之不能勝降於元季而其徒尤熾矣先生極論邪正於風從瀾倒之餘其爲扶

樹世道何如也葢所謂不得已而言者使春秋之大義既明中國之人心無惑吾可以忘言矣嗚呼抑豈淺之為儒者所及哉余來中都數從其子禮部員外伯宗遊獲見所編遺藳無慮數百篇喜其無險怪之病而有紆徐曲折之勢而二論尤可觀也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虗車乎若先生之文非載道者歟庶傳之天下後世不為炲朽蟫滅必矣故序以冠其首先生名儀字明善姓吴氏嘗薦於有司性不樂

仕自號東吳子其卒也翰林承旨金華宋公景濂為誌
其墓云

貝氏族譜序

貝之得姓莫詳其所始惟唐杜荀鶴有贈貝處士詩而不紀其名以時考之大率十有餘世矣曾大父珪在宋理宗時由蘇徙秀樂崇德之高壤遂占籍為崇德人至大父謙少遊太學補上舍及歸元曰吾不能事二姓矣即浮沈鄉里中生二子卒瓊十四五時獲聞諸先人而

識之既長規錄而為譜越四十年宗族無可問者葢大江以南為清河之貝纔一二而已今懼其益久益忘乃自曾大父而書之云嗚呼天下之士恒病代無顯者譜從而廢以為不必為譜也然譜以著其所出詳其所繼而綴骨肉之恩非徒夸耀爵位為人之美觀也且或盛或微或絶或續此固勢之使然尚可言哉吾幸蒙先人敎托名士籍苟徇世俗所病而不為則終無為之者故自大父之前遠而不能知者不必求以實之大父之後

近而不得畧者必將舉而書之蘇文公曰觀吾譜者易直子良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是心也天下古今所同非一人之私也故以為言是知蘇氏之譜豈佚於前而始於此歟此吾放於文公殆非過也惟伯父二子曰仲禮仲美於次為長而仲禮早卒一子璹去依外家居吴江慶弔不通娶某氏生子某亦莫知之而仲美二子業田以衣食復遷於石門西五十里為吾後者遡流祖原不昧其始庶幾瓜瓞葛藟之意得以續而無廢焉有能

大吾宗者當存而為勸或汚吾宗者必削而為戒

轂江漁者詩序

太末之徐葢出於偃王歴秦漢至今若干世凡數千年或仕或隱皆有稱於時初徐在春秋國於淮北後為吴所滅而張禹奔楚越之有徐者豈宗族散居其地為立廟龍邱以祠偃王歟事見昌黎韓文公記由是知其雖失地與民而子姓蕃衍如此吴卒以兵翦喪如子西其終不逺之言使泰伯之祀遂絶則一時强弱無足計者

而得失較然可考焉其為天下後世監亦明已余嘗聞三衢人言有復禮者敦樸有學自託為穀江漁者欲見之未果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復禮亦廹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以明經預四十人之選故益異之及為國子助教始識於京師時頗上方立學宮遂用為博士員或者惜其蓄而不施猶抑千里於鼓車也今年春來謁予成均且求言以申其業漁之志既重偃王之後多賢才復禮又傑然特出將與前後相望乃眷眷不忘山

水之樂殆非世俗之所可及者茍反乎漁亦當從之穀江尚友子陵志和之徒一卒吾天年又奚慕彼之寵榮聲利哉然未有能知復禮者故書以贈之復為詩四韻系其後云詩云

大魚重千金小魚細於針小魚不可食大魚亦復深扁舟隨海翁朝暮穀江潯區區豈在魚庶以適吾心

瓊臺集序

滄海之涯赤城之麓有學道者嘗製瓊臺法曲十年而

始成其音律之和可以合於鈞天九奏乃率弟子按之
玉霄峰頂出神魚下玄鶻鬼神怳惚而至也信非人間
世俗之樂所能侔者焉欲往而求之其人已化千有餘
年而其詞亦已佚不存矣又安得天才雋拔如長庚仙
人者起而補之乎且將訪之四方兾其有遇也今適來
中都會李廷鉉氏因出其所著蘆軒藳語奇而意深大
抵出入法曲之遺將續其響於既絶誠不易得也余聞
廷鉉以彭城郡侯桂巖之孫譙善處士君敬之子而嘗

受業於森碧先生孟公之門一時薦紳多稱之近謫居潁上奪其山水之樂土而置之狐兎之邱失其綺紈之貴遊而混於樵牧之賤宜其抑鬱無聊不能一朝居也乃能肆意於詩籠絡萬象入於肺腑可謂不以貧賤撓其中者歟熟玩是編無慮數十百篇其五言七言近體必擬杜甫其歌謡樂府必擬李白嗚呼志亦勤矣余嘗謂詩至中州槩乎無足論者而乾坤清氣恒靳於人如此茍得之則發為麗藻使千萬人攻之而不足吾獨從

容爲之而有餘抑可畏已夫越二年復見余求書其首既喜而不厭遂復題之曰瓊臺集俾覽者知東南猶有若人而無誚山中之寂寥云

胡氏復姓序

復姓正也而胡士安氏越三世而始復焉初士安始祖昌翼寔唐僖宗之子朱温篡唐去而避居徽州之婺源考水因别姓爲胡至後唐以明經擧人號明經公没而建祠於鄉元延祐間賜額爲明經書院云七世祖諱衛

字元忠為宋國子助教距明經公九世矣六世祖諱民獻號碧瑶居士五世祖諱次夔字舜彰高祖諱楫字用之娶墠上張氏楫早卒張氏依其弟通判某居宜黄卒葬於宜黄有一子諱權字茂叔則曾祖也以幼孤落魄寓錢唐者久之二十餘歸婺源依大族王氏居遂冒姓為王茂叔生子照字英之有子五人長諱坊字元禮以文章氣節重於東南鄉人往往猶能誦其詩次諱壎字仲肅條分蘖布號雲屋先生仕元官至台州路府判寔

生士安焉將終呼士安而囑之曰胡氏自明經公以來綿綿延延歷世二十為徽之望族吾祖以迄於今始紊其姓而吾籍在天官難於變更此其怏怏不足者故嘗自著譜系其始終可考也吾死汝亟復之士安泣受命惟謹至大明洪武七年起為定遠教諭明年余分教中都遂來求書而為之序余乃歎曰古之復姓者非一若范文正公之去朱歸范是也然其初從毋適朱氏故其冒朱猶有可言者今胡之為王則無所因也又不得與

文正比其失在於茂叔而仲肅襲而不易也今士安之復於胡庶幾不昧水木本源之義哉然文正身請於朝而復之為易而士安復於三世之後為難人亦以此疑之嗚呼氏族必本其所出有不可得而亂者義苟當復孰計其遠近邪此固無足疑者矣於是乎書

求我集序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四明鄭公覺民著求我集人皆稱之久閟不出余閒得於其子臨淮教諭千寔乃為之歎

曰何其富邪豈天既啇其位狓獨豐於文也代之工文章家非一矣高者好新其説泛取戰國策莊老之書論高遠而欲窮乎神論詭誕而不根於經以是為古固不合也下者不出尋常之見蹈襲唐宋諸家支離以為博骫骳而無氣讀之使人欲卧以是為古又未至也公既蓄於中而發於外理明辭達若川之紆餘曲折而驚濤駭浪忽激而横驅若山之平衍四出而層巒叠嶂却立以爭雄且無所論二者之失玩之益久益奇斯為文之

古者歟公生元大德延祐間時方以科舉取士嘗一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子業搢紳之士累薦於大府僅授一郡博士亦不赴而家卒其清苦之節尤人所難及者至正中太守王元常議行鄉飲酒禮公與同里王叔載共定其儀習而行之觀者歎息謂復覩紹興之舊蓋其學極該博自衣楊而下皆推公一人而文特緒餘而已雖然達而在上以行道為心窮而在下以立言為事觀其言可以知其道也孰得以優劣論之哉千寔既類而

成編凡誌序碑銘書跋若干卷古體歌行五七言詩若干卷懼其磨滅晦蝕於後也将鋟諸梓求予序以冠篇端於是乎書

清江文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文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楊簡中

清江文集卷二十九

明 貝瓊 撰

中都集

隴上白雲詩藁序

余在錢唐時與二三子録中州詩總若干首成編題曰乾坤清氣葢元初文治方興而吳興趙公子昂浦城楊公仲弘清江范公德機務鏟宋之陳腐以復于唐其相繼起于朝者有蜀虞公伯生西域馬公伯庸江右揭公

曼碩莆田陳公衆仲在外則永加李公五峰會稽楊公鐵崖錢唐張公句曲而河東張公仲峰亦留三吴以樂府唱酬金春玉應駸駸然有李杜之氣骨而熙寧元豐諸家為不足法矣下至四明黄公伯成曲江錢公思復亦皆卓然可觀者若天台林顯之所著隴上白雲藁則未及見也且欲徧采四方之遺兵變而輟越今三十年當大明洪武之十年以助教來中都分教諸生而顯之之子太原倅惟德道出淮西攜其集示予快讀數篇因

撫卷而歎曰詩固未易知也三經三緯之體已備於三百篇中然當是時朝廷公卿大夫以及閭巷匹夫匹婦因時之治亂政之得失蓄於中而洩於外如天風之振不能不為之聲而不知聲之所出海濤之涌不能不為之文而不知文之所成於是叶而歌之用於閨門鄉黨邦國而興起人心使有勸懲矣漢魏以降變而為五言七言又變而為律則有聲律體製之拘作者祈強合於古人雖一辭一句壯麗奇絕既不本於自然而性情之

正亦莫得而見之也抑一代之詩有不可廢嘗掇取楊范而下三十餘家及覽顯之之藁則尤窮日力於雕搜言人所未至為工凡景物之遇發於大篇短章者寄興高遠工而不僻清而不俚可以附於中州舊集而備清氣之一矣故書其首而歸之

送褚德剛序

洪武十年夏大都督府斷事官缺上難其人咨之在庭以行府經歷會稽褚某為之命既下即治裝戒行賓客

咸祖於東門外或告之曰子其慎哉治兵與治民異民牛羊也叱之前而前麾之却而却而慓悍之士如擾龍檻虎急則怨怒而無以服其心緩則玩肆而無以折其氣其勢豈不難哉余曰不然莫重於法法一定而人從之齊今國家重兵分為四十八衛有裨有長悉稽諸古自罷戰而歸雖其鳴弓拔劍之態不除斬將搴旗之功可恃至懸法以示之使知所守則暴者為之戢貪者為之肅怠者為之奮驕者為之懲一出一入莫敢或越其

防由是觀之治兵亦治民耳昔公之在青州也火伍無
鬬爭及來鳳陽也部校無淫縱夫以區區一文人充幕
府之選非素有威嚴決斷為其所憚何以使之禁其一
切之欲惴惴焉聽約束於朝莫如此邪葢有其法而行
之以公無私孰得而干政犯令也則令之往也位雖下
而勢實尊名雖小而事益專以其已著而卜其所行余
知其易易然矣於是客皆善其說遂與之劇飲而别因
書為送行序而工詩者系其後云

送吳義孚序

閩去中國萬里而人物多同於中國或言其山川之秀風氣之和人生其間者內魯而外文余獨以為不然在乎作之於上習之於下耳齊魯習於禮故揖遜不爭而周公孔子之教可見也秦人習於戰攻勇悍好前而商君之法猶在也瀕海之地歷三代以來棄於蠻夷素不知學常衮風厲其民歐陽詹始見於唐然後學者稍出及楊時李侗至考亭朱子大闡周程之學化行遠近窮

經好古之士不可一二數茲非作之於上習之於下邪大抵所習之異性從而移則天下可使為齊魯豈特閩與中國齒哉惟其俗之一變綿延數百年間無一室不悅於絃歌無一人不通於道術雖兵戈格鬬之餘内外所置學宫弟子員散去而從他道惟閩不廢由是觀之在於習而不在其地也豈不信乎故嘗觀東西所歷恒病其不及輙舉以告人欲其有所慕而為之及來中都獲見吳烈義乎者粹然而不矜確乎其有守余甚嘉之

間考其先由固始遷閩居興化之莆田凡十二世皆擢
進士第為太守者五人時比漢之萬石君表其里曰桂
籍則前後人物莆田為盛而且萃于吳氏一門焉其倅
潮州死事者益義孚之曾大父也義孚早孤克守其業
弗墜長從鄉先生獻可鄭公學矩林公遊其學既成其
文既工一時薦紳咸推重之性不樂仕乃去之桃溪之
上築卧雲精舍讀書其中而先塋之在黄石者又遷之
壺山凌雲巖東題曰小盤谷且將老焉洪武五年部使

者強起之遂來京師授鳳陽府學教授年今五十有七矣以其去鄉之久將暫歸而復來求余一言以行余既喜其有尚文之習故歴論之為閩人榮并以勸其來者云洪武十年三月甲申檇李貝瓊序系之以詩曰蒼蒼壺公山縈紆小盤谷青看榕葉老紅分荔支熟言歸知物改惜别悲景促焉能有翅翎東西附黄鵠

送錢子予序

洪武六年春上以國子學聚四方俊秀宜簡明經之士

誨之命今御史大夫陳公董其事上下祗若悉舉所知時余與會稽趙公本初錢公子予吴興馬公新仲至京師遂承之助教既而山西張公思廣蘄公用中江西曾公旦初劉公子憲先後至皆一時選也八年余復分教中都九年思廣用中皆病免而本初以年滿七十爲請授翰林待制致仕十年子予亦授國子博士而老焉余既縻於官不得與祖道東門外竊聞其去時詔賜内府新楮以示恩數之隆在朝公卿大夫莫不以爲榮嘖嘖

歎息感謂武肅文穆二王功德在吴越人宜其子孫久而益蕃當時若淮南之楊行密荆南之高季興湖南之馬殷蜀之王建閩之王審知與武肅比肩而起者後皆翦於大國豈若錢氏一門之盛與宋始終至都高位享厚祿鐵券猶存四五百年之故物而子子繼顯于今日也乎方仕而遽去可謂決去就于一旦而悠游千巖萬壑間與唐少尹楊公巨源古今同一轍矣子子乃馳書來告曰與子相知於二十年之前始獲相遇於二十年

之後可無一言贈我邪余方以勢之合離為戚復何
言者惟當乞身於朝以從之遊耳姑書以復子予或遇
本初於東西兩眺幸為予道問訊云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余講學雲間時四方之受業者非一而會稽樓澄持故
人曹新民書見余歆焉若虛默焉若愚知其可與共學
也遂進而與之每讀書至夜分止雖風雨寒暑無少間
二年之間而虛者以盈愚者以明知其可與適道也方

將考聖人之經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屬兵興散去不相
知者十年及萬方既一大用諸儒余亦起為國子助教
澄乃不遠千里徒步訪余京師今年余留中都復因蘇
人致書焉嗚呼及門之士或擢朝廷之上或居藩翰之
重或放江湖之遠或陸沈田里之中未有澄之不負於
始終如惠勤之於歐陽子也然歐陽子不以賓客倍之
遂悔於後益論薦不已余敢因澄而尤諸子邪特表其
情之厚而義之盡耳初澄之父嘗仕三吳遂以家從不

幸父殁已而慨然遐想山陰之居有山竒而峭有水清而駃有雲霞朝莫之變而竹樹之蒽倩可悦也將奉其母以歸求余一言為華余聞而嘉之大抵士之輕棄親戚墳墓者非欲於王事而有大不得已者弗忍也故雖富貴之極而有首邱之思奚啻池魚羈馬之戀淵藪也澄之行也益重余之感焉尚問東南有昔之處士戴逵者乎幸為謝之將挂冠東門往而從之矣於是乎書

送國子助教張思廣歸平陽序

國子助教張思廣先生謁告歸平陽道出濠泗間杖策見余且曰吾將老於姑射山中矣余既無力以留之乃起而告曰嘗考諸易泰之為卦六往居四九來居二内君子外小人之時也初九之爻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否之為卦九往居四六來居二内小人外君子之時也初六之爻曰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是知進退之道繫於時之否泰而已今否極而泰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會莫不彈冠相慶先生中州之碩果也當行其道於天下

烏可超然而肥遯也哉曰吾非不知也然吾之當去者有三耄也迂也疾病也其能進而成治泰之功乎宜進而退詭也宜退而進辱也余聞而嘉之可謂見幾之決已嗚呼見幾者君子之獨見衆人之所疑也衆人之所疑故有當去而不去者矧於不當去而去乎若思廣之去孰得而非之也初余至太學時浚儀趙公本初錢唐錢公子予而思廣繼自河南至學足以相資言足以相發暇則與之出白下門登鳳皇臺覽河山之險固宮闕

之壯麗慨想古人於千載之上唱和成什皆推思廣為冠焉蓋其養於中者既充則發於文者益肆一時從而學者雖衆而亦未知其所至也越二年余分教中都求其向之所與如思廣者益尠惜其不得備待從於金門玉堂而遽高蹈遠引於上下相交之日也於是載酒東門酌以送之復序其交游之梗槩如此善詩者咸系其後云

清江文集卷二十九

清江文集卷三十

明 貝瓊 撰

中都集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四明孫正甫先生以累世家學之懿起於百有餘年之後雖不及顯融而望重一時年八十有五卒既葬其子弘以鄉貢進士臨淮縣儒學教諭鄭真狀來謁銘刻諸石按狀先生諱元蒙字正甫姓孫氏系出河朔有名全

照者立功澶州仲子當補牙校以讓其季而南遊吳越間遂家於鄞詳見元翰林待制柳貫所志臨海君墓碣曾祖顧質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諱璹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將仕郎曾祖妣黄氏祖妣莊氏妣周氏嗣明三子長元厚次元佐先生其季也外密内明異於常兒年十八父毋相繼歿相其二兄自卒至葬無違禮服闋益肆志讀書不間風雨寒暑有司選故家俊秀補學宫弟子員遂請往時鄉先生曾公月卿杜

公孟傳居上庠以先世嘗同官於朝有通家之好喜曰
文獻之傳固自有大乎因受詩魯公出入諸家之說訛
者正之疑者辨之一時同門皆出其下既歸陵陽年公
景陽官四明為遣二子從之而紹興葉公敬常倅餘姚
走書百里延之館下同知劉公文大守文公子貞方行
鄉飲酒禮先生為定揖讓進退之儀觀者以為合於古
後歸杜洲書院申明朱子月試季考法朔望讀呂氏鄉
約書善紀過以示勸懲遠近裹糧而至者數百人至正

八年有冦自徽逼杭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公孟起總兵守三關辟為餘杭儒學教諭先是孟起僉浙東宣慰司都元帥府事下交布衣之士謂先生有古人風而其子亦師而受業焉故先生以孟起謂知已檄至亟就道孟起去郡倢布延平章尊達實哩繼至數訪以世務畫一以對切中利病二公韙之而不及用然皆知有經世大略信非章句儒矣閲二考調松江清忠書院山長則年已七十遂老不赴越十餘年病風痺猶日夙興盥櫛

有造者必束帶見之前死之一日始就枕翼日四鼓卒神色不變生於有元至正二十八年辛卯十二月六日卒於大明洪武八年巳卯五月二十五日娶莊氏與先生協德勤於治家先卒年七十有五子男三人弘章傅章為河南府永城縣稅課局副使女一人適金華義烏縣儒學教諭同郡鄭駒孫男六人復生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楊啓明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閏九月初三日葬於鄞之豐樂鄉黃山之原以

莊氏合兆蓋先生所自辨定云先生性坦夷不尚異同而介然有守初為四明儒學訓導或一言少忤遽引去太守丁某謝而留之不能得年公景陽俾攝鄞學事而食其廩祿亦辭不受其見於氣節如此先生之産悉讓二兄其質而用資復之者亦不預也僦屋城中居講學自給二兄年幾八十數致於家奉之如父焉疾病必親嘗藥既愈乃喜没復治其葬又篤於倫理如此與人交久而益敬有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之而不言歲時

謹於祭祀而不惑鬼神㓜子傳遇疾或勸其禱者曰夭壽命也烏可黷祀徼福哉傳竟差咸服其明平生於書無不讀為文婉而有法嘗舉有司不售遂不復踐場屋盡出所業以授學者戒之曰學在我爵祿系之天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危公太朴尤推重之浙東僉憲史公季衡亦以其才可登館閣欲薦弗果早號暎雪子有暎雪藁若干卷藏於家初國家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子章應詔謂之曰吾賴女等以終餘日今與女訣矣獨

念女未知從政也或以吾老丏歸幸矣脫不女聽其以清白自持因嗚咽泣下由是得疾臨没呼弘等戒曰吾自河朔府君以來傳十二世歷四百年幸不墜遺緒今死矣爾尚勉之哉嗚呼宋之南渡衣冠大族萃於東南及乎革命而凋落殆盡求其益遠益振如先生幾何人耶是宜銘銘曰

稼也不必其有秋學也匪祿之是謀出處以時奚悔奚尤高厲千仞砥撐衆流黄山之原有封一邱石泐泉涸

清風莫儔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以道先生妻蔣氏碣銘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先生覺民字以道妻蔣氏卒既葬於令當用碣而未能表其德於不朽其子駒以狀授弟真走見余泣曰惟先生哀而銘之按狀蔣氏世居淮之光州光山有諱光者徙居毗陵以董昌亂徙於鄞因家焉曾祖嶸祖遜父善孫自號處士母趙氏宋宗室秦王伯升之後夫人蓋處士之季女特鍾愛而以道蔣出

也弱冠好學績文處士遂以歸之屬姑目眚不能視日
侍左右不少懈而以道每旦往省必以舌舐之遂明姑
没舅慶元學録芳叔病累年不起奉之益謹學録公因
曰新婦孝敬如此異日當使有子若孫以祚吾門學録
公既没以道服闋講學於旁邑久之去遊金陵而達官
貴人咸異而薦之起為文學掾清苦之節晚而益厲夫
人勞不辭於體愠不見於色可謂能安其分者在婦人
尤難也歲時佐祭祀必以禮遇宗族鄉黨必以恩夫之

女弟適趙氏者久病風悶倶無鈌其死也出首飾為治
棺衾及一子繼亡歛之如其毋焉且為嫁女一人後以
道疾革夫人以憂成疾殆者數四既愈葬祭之事悉親
涖之嘗欲結廬墓側以居而不克就俄一日天大風日
晦無色晨起盥櫛如常時至午不疾而卒年六十有九
生於有元大徳五年辛丑六月二十六日卒於大明洪
武三年十月十九日明年十月附葬鄞之西㬋山與夫
合兆子男三人長駒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敎諭次真洪

武五年秋應有司舉以春秋經冠東南九府之士今為鳳陽府臨淮縣儒學教諭次夙平凉會寧州遊浪縣簿女二人長適同里劉濬次適天台葉亮孫男五翁升同升東升允升復升孫女三長適王公權餘俱幼嗚呼蔣氏為四明大族在宋時則有浚明贈金紫光禄大夫浚明次子璿與弟琥繼登紹聖崇寧進士第其師陳忠肅公瓘為扁其堂曰聯桂璿贈中大夫琥贈宣奉大夫寔夫人之六世祖也琥生台州通判贈中奉大夫梗梗生

南昌通判贈太中大夫如愚則其高祖也如愚生峴中慶元丙辰第歷侍御史諫議大夫刑部尚書以寳章閣學士奉玉隆觀致仕官正奉大夫以夫人為曾伯祖其世次有可考者如此故生令女以嬪名門婦道毋儀為鄉里法而又通詩書大義當以道啟殯而雨泣曰古者雨不克葬為無備也故在廟未發時得為雨止今若之何遂行觀者以為知禮云銘曰

婉婉淑姿毓於名門如玉不琢中含粹温為婦可儀為

毋可師寔生三鳳亦顯於時西塁之山玄堂孔安有碣崔嵬世久不刋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載焉葢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氏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又能守之不失嘗讀臨濠教諭鄭真所著遂初老人傳其言行鑿鑿可考遂初者叔載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

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陞謀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於今而信於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瓊乃授狀并書以使者來中都為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經中不得匍匐走謁館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辭不獲遂次第而為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瑯琊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渡始家於鄞曾祖撝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

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黄文憲公為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閱尚書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僉判叔和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聞而異之因就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授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原委久益充積

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冑譜諜鄉里乡浛問之衣文清公㮇自翰林歸里第輙問所學對曰近與濂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數書輙詆淳熈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寔踐為所推許令人耳目所不及乃籍口理學以文寡陋高談闊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

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自有編年司馬氏為記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叙事貴詳不為繁修詞有要不為簡彼謏聞寡見雜出衆手舛訛遺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閱其文作而歎曰先師之道兹不墜矣嘗為郡庠訓導演説名理辨析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

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闕世教者為之直說抑揚反覆聞者竦然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為古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絶去雕巧然時之知者益寡矣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牟應龍謂之曰先儒謂錢穀亦為己之學也乃就職塗田砂岸先侵於豪民者悉陳而復之盈考宣慰司拔授象山教授考覈田租侵漁者不復逞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

晷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
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
為儒學副提舉皆不赴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
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
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尚書富於著述玉海
最為詳洽未脫槀而失後復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
次請於閫帥鋟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清公所撰
四明志或有譏於僉事茍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

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持書以進僉事驚悔命與舊志並行公為成續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廢太守用程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賔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為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歲入遂充其禮浸盛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列人之賢否不以勢位高下為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為是非送死厚於

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亹亹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為釐正尤極論奉化陳桱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槀三十卷藏於家戒其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為通矯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

年七十有七妻史氏系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陞次隲隲為弟寧孫後寧孫通春秋詩二經早卒無子遺命與同葬女一適戎某孫男一初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於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合兆嗚呼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非表楊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也故特掇其大槩而事之具於傳者可略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瑯琊再徙于鄞繇儒起家逮尚書公燿
其光彩所蓄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為異同倡而
正之畔者斯從偉哉叔載克紹於後遺編佚藁既習而
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不襲以爵道實惟尊紛紛黄小
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内忘外鍵三年象山遠近是咨大
夫有友學者有師時既不偶宜退奚久日遊以嬉託意
詩酒慨彼里豪貪縱鴟張盈必易覆煙消雨茫惟吾遂
初初豈不善年逾七袠雖晦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高原

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故韓處士碣銘

處士諱性字可善姓韓氏世居明之定海後徙於鄞遂為鄞人父某一號妙心居士毋陸氏祖某祖妣某氏曾祖某曾祖妣某氏處士天性重厚遇物以誠不事表暴所入雖薄而周窮恤匱婚無以為資喪無以為禮必謁其門鄉人有公私逋不能償為代輸之卒竟不責其歸歲大疫比閭中戒相過輒率醫往視或輿致於家既愈

而遣之未嘗有矜色於是皆稱曰長者長者又規置田若干畝為義莊以收族人建義塾以教子弟會兵興弗果成所交多鴻生碩士少雖不學而喜聞論史鑑至行事得失即領其要初妙心居士娶陸氏生兄某又娶樓氏生處士而兄以塗人遇之稍長即異居家素饒於貲十裁有其一二人病不均曰吾豈憂吾貧邪顧所以處之何如耳既而克自樹立遂與軒輊上下而好義勝之居家時嘗於隱處獲盜遺美珠升許悉還其兄黍絫無

私嗚呼利者人之所必爭也故在人者且將攫而攘之雖湯火在前亦不能止乃推吾所當得以與人真知其所輕重哉處士在外凡若干年而事親敬長之禮朝夕無缺浙西廉訪司僉事浦江鄭公浚嘗抵其家喜其為人因遺以麐溪集遂取為子孫法蓋鄭氏兄弟爭死十世不分處士感而慕之假使其兄能推其心則一門孝友見於風俗既壞之餘卓然為東南望不知反此而求諸彼悲夫有別墅在城東羅植眾卉數遊其中浹旬忘

反一日道逢金華故老相携度東津至所居噱譚通夕黎明呼從者治具從者請沃盥弗應視之則已逝矣生於元延祐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大明洪武八年六月十日享年五十有七善菴其號云娶陳氏生子三人長英次章次圭女二人一適楊恒一適應彌通孫男一人本孫女四人英將以十年某月某日葬於鄞之某原祖塋之側里人蔣朴為次第其行寔來請銘勒諸石銘曰

孰不積校黍纍利之盈滋禍媒嗟處士無留背急人患
猶渴飢全吾天誠無欺力樹德百世儀鄞之阡石巍巍
俾來者觀銘詩

故徐居士碣銘

上海徐居士卒若干年其子𡪪走二千里見余太學泣
且拜曰先人葬於某年某月某日而墓碣之辭猶缺是
没先人之善無以白之於不朽其罪重矣惟先生直筆
信於天下敢以銘請乃受其狀讀之則前進士華亭黄

瑱所述又足信者遂為之次第其行事而銘之按居士諱誠字信之姓徐氏世居松江之上海曾大父某大父某父金玉局大使妣褚氏居士以節儉起家銖積絲累至有田二萬畝他貨無算遂雄一鄉性至孝局使府君嘗遇疾醫禱無應乃刲股脟藥以進府君尋愈嚴於治家具有儀法既富益自貶所奉如初未嘗過豐惟樂賑施周三族之貧者會鄉里之不能婚嫁者字其幼而孤者病予之藥死給之槥汲汲如不及庚午辛未歲大侵

為饘粥以食飢者活萬餘人由是以積善聞州府皆稱
居士而不字焉年四十有六即屏妻妾斷葷肉以内外
事屬二子日轉法華經積至千萬卷復鋟梓印施四方
築菴居學佛之徒松江俗多事佛而居士尤信之深常
持五戒不衰益以慈愛為主時出見漁獵所獲輒售而
縱之大溪長林間所居之地多重洲複浦為梁木以通
往來人不為病嗚呼三吴之大姓非一莫不剝下而自
封黨權而樹威尠知推一毫為利人事居士能仁其族

以及人而羽毛鱗介且不忍其死視彼之暴豈直相萬
哉年既耄幅巾杖藜逍遥果林花圃子孫歳時奉觴為
壽必戒以務本好學云及卒童耋無親疎奔走號慟曰
善人亡已生於至元十五年戊寅閏十二月二日卒於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三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六其葬
在上海之長人鄉莆達涇之原娶王氏姜氏皆先卒子
男堅王出也垕姜出也女一壻王顯孫男三人明早卒
麟震孫女三人淑宜妙德妙貞曾孫男三弘正炳文曾

孫女二人壽奴妙正銘曰

川積而盈山積而雄必有其漸迄於成功居士之生服勞無倦始大其家歲儲億萬億萬則有以及飢寒苟私一身我德曷延堅持五戒法華日轉匪福之徼求善斯善或暴而爭或淫而傾不暴不淫慈儉是程莆涇之原永安體魄有刻不磨過者宜式

戴克敬妻吴氏墓碣

安人諱恕姓吴氏世居四明之奉化祖其父清之母朱

氏年十九歸於同里戴克敬氏剡源先生之孫壽卿處士之子也體素羸弱多病而善事舅姑不怠舅姑既沒自殯至葬事必親之歲時祭祀尤盡其敬後病為少衰以為獲神之庇克敬為貧而仕歷廉訪司海道府旦出夜歸必以其事語之善則勸之行而止其不可行者為助亦多性好節儉祿之所入為益置田宅宗族鄉黨恒給其困乏不計有無或貸粟不能償者未嘗為言訓諸子尤嚴無姑息意婦道母道殆無愧焉洪武五年六月

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子五人長濟次濬次漢次溥次海濟娶吴氏濬娶陳氏漢娶毛氏女二人長浣適鄞縣儒學教諭毛裒次泳適沈亶亦儒家子孫男四人宗權宗柱宗樞宗桯初克敬卜葬龍潭山以祔祖塋又卜他穴皆不叶一夕夢僧指葬地曰此張山主張氏方立券歸徐其既覺頗怪其異後果遇二人因購而得之山拱水趨精地理者極稱生氣之所鍾聚豈造物待其人乎七年九月丙午穿窆將葬是夕宿山上復夢一

老人大呼曰涸澡宜淺即從之及閱書與所言合乃名其山曰符夢山云銘曰

名都姝麗不善積木偶巧以珠玉飾四明吳氏崇儉德為婦為毋行靡忒義周困乏無跡戚男誦女絲各有職年胡不遐踰五袠夢符之山兆既食神人所告此為宅我作銘詩刻堅石子孫其昌永千億

故貞孝處士周公墓志銘

公諱天祐字思順姓周氏其先汴人五世祖燧宋機察

官靖康末扈從高宗南度占籍於杭曾祖淳一曾祖妣
某氏祖道誠祖妣某氏父公美妣姚氏初公美年旣高
無子禱於山川之神一夕夢神人賜以白石而姚氏娠
公閲十四月生公幼頴悟異常兒稍長好學讀書日記
數千言後受易於吳興宇文子貞以三舉有司輙斥其
有不如已者往往皆先登因而歎曰科舉之得失豈足
以榮辱吾邪學至而得之者宜也非幸也其失之者命
也學不至而失之者亦宜也非不幸也其得之者命也

即棄所業文不復為居家以孝聞父母有疾晝夜侍左右不去密禱諸祠乞以身代死親没哀毁踰禮其産頗饒又推恩宗族殯無歸者五喪嫁甥女之孤而貧者監察御史李完者薦於朝授嘉興路崇德州之倅不赴築室漁溪之上耕釣自適搢紳士多造其門歲時會稚耋置酒酣宴放而不越於禮或里中有爭者輙喻而解之人為無訟洪武四年七月十七日以疾終生於元癸亥歲七月十八日以是月三十日葬茅家山祖塋之側享

年四十有九娶朱氏子二人長惟敬次惟謙女三人長適孫景義次適李景忠其一未行孫男一孟珍孫女二人嗚呼以公之學行過人而與時忤如雲雷之蓄不獲一施又竟奪其年而止於是乎天之報施恒畱於善人也與之遊者私為之謚曰貞孝處士以著其實云銘曰嗚呼處士其才孔有而時之不偶也其積既厚而年復不久也轂隕於畆而殖此根荄也天默默以黝吾將安咎也刻石墓道庶存而不朽也

黄南岫先生墓誌銘

在昔元之季世國家日就陵夷紀綱不振方遣大臣宣撫各道時括蒼奇士黄南岫先生以策謁見其目有十曰嚴選舉革貪汚除吏弊抑兼并省冗官汰僧道覈田賦興武舉作士氣結人心磊落數千言明白剴切可以救亂於未形興治於將來而大臣暗不能用及豪傑並起海内分裂中書省參知政事布延特穆爾希古内臺治書侍御史李國鳳景儀奉詔經略江南得先生十策

觀之歎曰世未嘗無經濟才上之人顧棄而弗求耳欲

薦而起之則已病矣初先生與懷玉鄭原善同里葉峴

林定老相為師友三先生皆擢進士第而先生性剛直

不可犯疾惡如讐見善輒稱之不已故與時落落不合

獨隱居教授老 闕 僉浙東廉訪司事時舉為麗水儒學

教諭不就中州李彥方持部使者節至郡因見先生儀

觀甚偉美髯過膝議論慷慨自謂行天下未見有如此

輩人竟不仕家卒識者恨之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

壬寅四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以丁未歲某月某日葬於宅東之葉衕閲十二年其孫令秦府紀善夢池來中都求國子助教貝瓊為銘勒諸墓石按狀先生諱許字與可先由閩徙處州之麗水九世祖某宋承直郎大理評事評事生輝廸功郎南康司理司理生師恩師恩生某某生某大父諱國華以好義稱父諱昶先生生而穎悟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所著有四書聚要讀易大意詩書類編要語天文地志官制皆有類要及古今人

詩文四六駢儷類選先居先府君墓側石壁山下有石壁晚藁若干卷爲文一本於理不事華靡前沒之時擬陶靖節作輓詩二解娶魏氏屠氏皆先卒子二人長文彬次文奎孫男四人夢池夢康夢梁夢椇夢池好學工古文孫女一曾孫四綸維絅䌹所居弱溪又曰南原讀書之堂前直南山因稱南岫先生而不字也嗚呼王業之衰也必有知微之君子先事而憂此先生當至正間將獻大計使能行之則可中興以復至元之盛而莫之

察焉訖至於亡豈非天邪銘曰

御之善也王良是求奕之工也必師夫秋舍之而敗吾將安尤方亂之初生先生獨見於未形而弗洛弗謀豈人之惡直而悅彼佞柔抑廢興有時將壞爛而莫收葉衕之原有土一邱惟積之既封子孫百世之後式延其休

故處士溧水徒君彥和誄

夫行莫尊於孝友而詩稱張仲於周節莫近於廉退而

史錄法真於漢卓乎特峙百代有光然皆出於所禀信非勉而後至也若溧水徒處士鏧者其殆庶幾乎按徒氏一門四世好如琴瑟及鏧有弟鑒疾瘖不起而鏧與同飲食起居者三年非其孝友之可見者歟其在鄉里中號稱長者至辭太守李行之招止御史彭叔儀李孝文之薦非其廉退之可見者歟其行足以儀於人其節可以髙於世而鬩牆之兄弟盍為之戒繼踵之士必敦其所薄也以某年某月卒某月某日葬於荆唐阡蘭摧

玉碎豈不痛哉余懼綴文之士舉其一而遺其二也私
為之誄用著厥美辭曰
邈矣先民出處有時豈其好逸違中立奇惟徒處士曠
世相襲居約志伸卓焉靡及蠅溺於汁猩斃於醪人胡
弗懲以貲爭豪一室蕭然翳於蓬蒿有琴有書咏歌以
陶州伯臨門中谷深逃匪招焉往彌敦所操寧為人羈
落其羽毛鴻翔千仞方夷並高處士得姓古司徒氏惟
祖惟父歛華不仕植木既滋條敷葉散一門四世緦麻

同爨伯叔雖異實同一人呻吟不寧通於我身如何相
讐殘忍無親乃私其室蔑我天倫我撫其家其施既鈞
或倡而和熙熙如春有弟遘疾屢頓弗起晝接几筵夕
同姜被三稔於玆活於阽死夭壽雖命徵君其鬼羣雄
虎爭王室亦顛大江東西遠近兵連電激雷奔孰過其
前僵屍膏野百里無煙去而避之雲鶴之巔擷秀陽罔
濯足寒泉積之已豐奚奪其年天豈余欺禍福斯譻嗚
呼哀哉昔君之存孔直且和閑關留客縱以酣歌君實

有言貴賤同波不樂徒憂白日已俄神仙有無世種其謫疾而弗治良醫奈何靈輀發軌封於山阿素旗揚揚悲風折柯行道興嗟雨泣滂沱回視一世所存孰多道雖未融名終不磨嗚呼哀哉

歸田藁

慎齋記

君子之所以至於無過者其惟慎乎馮道戒唐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不

敢怠於銜轡及至平路遂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道之更歷五朝八姓無人臣之大節固為天下後世之所譏其言則不可廢也余故取之訓於人當知所慎焉矣大抵國之理亂身之榮辱事之成敗法之修否皆繫於慎不慎之分著於經見於傳記非一矣使古今之人苟知所戒守於此而應於彼何險之不濟何否之不通乎奈何縱肆無防往往蹈危而莫之悔也予方嗜是而秦溪馮彥中氏闢室為讀書之

所顔之曰慎齋日延鴻生碩士反復考亭朱子之說以沂中庸大學之要自一念之發充之無一不致其所慎用功之密殆過於常人如此復求余記以申其說姑舉所聞以瀆告之嗚呼有所畏而慎之者慎於已然無所畏而慎之者慎於未形慎於已然者不過一時之近一事之小慎於未形者斯能一始終表裏而無間矣兹於彥中特嘉而與之尚勉而無畫可也是為記彥中少孤好學長克樹立上奉八十之母咸稱其孝至於中年即

以內外事屬其二子而以琴樽壺矢自樂云

復古堂記

秦溪儒者馮彥章氏深病時俗惑於浮屠而喪祭之禮俱廢由是獨違衆行之而盡革其所為顏其堂曰復古遂以書來質於貝瓊且求文以為記余嘗讀李翺去佛論欲申其義以正是非得失久未克就今其言適契於中乃不辭而復之曰古者父母死送往而迓不可得而見之矣居於倚廬寢苫枕塊其疾痛之情為何如哉所

謂喪則觀其哀也至其祭也合諸天地不過數而失於煩不過疏而失於怠而齋以致其嚴肅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戸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其於思慕又何如哉所謂祭則觀其敬與時也斯為孝子之寔去古既遠王教不明風俗大壞自歛至殯必主浮屠之法至有七七齋以邀福滛昏之鬼而小祥大祥設道場越宿以薦之雖破產不吝冀誠免於輪迴吾不知其何說也嗚呼氣之方

聚則神形之既滅則鬼是理之常無足怪者而彼謂死者得以復生惡有已熄之火而復然已仆之木而復起邪然其言之行於世也已久而病之蠱於人也已深使天下淪胥于異教使聖人出而治之亦未能回其陷溺之心況區區舉吾儒教以與之爭必不勝矣故伊川在洛僅化其一二則其不信而化者固衆也豈不悲乎彥章思復古之不易復也專取考亭朱子所定家禮為矯數千百年之非正之於一旦可謂豪傑之士愈於俗儒

舍此而附彼者非見之明信之篤得於天資學力之至弗能及也矣而鄉黨習俗之弊或議而非之者抑豈少乎余幸見若人於所未見之時烏得不喜談而樂道哉庶幾聞其風而有所感慕興起焉先王之制為可復戎狄之禮為可去也於是乎書

雲林解

客有問於余曰跡雲林而心市朝其隱而媒仕者乎曰道不可以獨善必將推以及乎人故隱非君子之所欲

也曰跡市朝而志雲林其仕而求隱者乎曰功不可以久居必將斂而法乎天故仕尤君子之所懼也苟必於雲林以絶物為高往而不返固非義矣必於市朝以殉物為通進而不止又豈足與邪曰若李侯致和者何如哉或疑其號之匆稱也曰致和家廬江之上有大小蜀山之秀輔以雞鳴龍穴於是讀書其中若干年而意之所適奚翅盧鴻之在終南李渤之在少室司空圖之在王官谷李白之在匡廬司馬承禎之在天台也遂以雲

林自號且將抗志風塵之表而萬鍾不足以累焉洪武初當天子偃革修文乃翻然而起上下推之由簿書至嘉興郡幕長亦其時也夫時隱而隱未始忘乎仕時仕而仕未始忘乎隱卷舒進退合乎道之當然毋足怪者若泥其迹而論之不若求其心而舍其迹之愈也客之疑遂釋起而謝曰先生之言至矣因書為雲林解以貽之

贈龜師朱子中序

決天下之大疑定天下之大事必取於卜焉見於經著於傳聖人豈以人為不足信而信區區歲久之伏龜邪抑龜之靈殆過於人人固弗靈於龜也蓋龜至公合天之至公既謀之人復參之龜天人相協疑可得而決事可得而定已晉獻公不能從而禍其國楚靈王不能從而辱其身是皆違天之過也然則龜可廢哉惜其龜書不傳而僅存三易於世故孔子特詳於著而不及龜耳今之卜者亦能即其兆而觀之吉凶定於前而徵於後

非精其術而能之乎檇李朱子中氏世業卜居於城南凡仕者必往而卜賈而求贏者必卜疾疫者必卜利勿利多奇中遠近稱之初余赴京師子中為卜之曰吉久鬱而方施乃耀其奇無翼而飛無足而馳五稔其來歸余雖未信竊識之於中既而為國子助教一年分教中都生三年四方學者悦其名而不考其實咸推尊而師之洪武十一年春果以病免獲托田里與農夫野老逍遥東阡西陌之上則其言為不誣矣因為論以張之嗟

乎龜之可信如此能傳龜之意者亦在乎人而已疇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記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龜卜夫恒則業必專若子中者豈非上恒而專異夫市井尋常之夫歟於是乎書

同壽堂記

崇德之鳳鳴里有蔡公惠氏業醫五氏矣凡疾病者無貴賤必造焉其樹德也厚其取利也廉嘗名其堂曰同壽咸詠歌以侈之而記未有所屬也及余自京師歸遂

來為請余聞上壽百歳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而夭殤弗論焉人之常情孰不欲上壽也不可必得至於中壽斯足矣孰不欲中壽也不可必得至於下壽斯足矣盇分之一定暴如蹠蹻惡乎而敓之仁如顔子烏乎而與之是出於天者已皆不同毉者顧欲使之同壽何哉豈天有不及而猶待於人也然可以觀其仁矣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若醫之為術為能全吾之仁

歟嗚乎全吾之仁亦在乎術之精而已故自黄帝雷公問答之書以至張仲景劉守真諸家之論參考旁通而疾之淺深治之緩急無一毫之偏於是虚者使之充弱者使之强屈者使之伸危者使之安舉不厄於夭殤則造化在我而壽之不同者獲登於期又豈不有功於天邪不然往往反其所用欲求不死而速其死此醫之拙者也公惠自其曾伯祖梅友在宋中醫科仕至防禦使其大父君寔克繼其學因集心法所傳釐為若干卷曰

同壽秘寶方至公惠而聲譽益著其傳為可知矣古人云不為良相必為良醫夫良相位尊勢之所及者廣苟施仁政足以活天下之人良醫位卑勢之所及者近苟施仁術足以活一方之人故相之與醫雖非等倫其心則一耳吾於公惠原其心而卜其術所謂同壽者又豈夸言也哉是為記

耕學齋記

友人戴禮嘗從余遊京師久而不樂乃歸檇李之西陵

治磽瘠地數畝以自給暇則閉戸讀書殆與世若相忘者遂題其室曰耕學來求其說余嘗考之古者井田之法固無不耕之民而黨庠術序又申孝悌之數則其子孫亦未嘗不學焉所以士之升於公者往往多出於農非若後世坐談禮樂不知樹藝之勞而緣南畝者其於飲射讀法至老而無聞也葢自秦以來始變先王之舊由是事歧而二矣可勝歎邪其或忘富貴者學而必耕苦貧賤者耕而必學故袁閎以司徒四世之孫方諸兄

紹術各據數州之地乃退於田里豈其才之有弗逮邪此忘富貴而然也然二家志雖大而無遠略力雖強而無成功千載之下論者不高紹術之所為獨高閎之所守則其得失為何如哉若兒寛未達而傭也帶經耡朝暮不廢此苦貧賤而然也卒顯於漢位至御史大夫回視向之為伍者邈乎燕雀之在下則其榮辱為何如哉苟有志於此進則如寛之仕退則如閎之隱庶乎其知道矣惜余又未見之也今禮當皇朝革命之初俊造

競進超然遠引孰測底緼之淺深歟故歴舉古今言之余雖老矣尚能相從東阡西陌之上共樂其樂云

真率軒記

凡禮有以厚為貴者有以簡為貴者以厚為貴必過於文文則偽以簡為貴必過於質質則野較二者之弊使文而偽孰與質而野哉觀夫田夫野老相餉茂林之下一談一笑驩然無忤蓋其真意所存器不假於鼎匜俎豆也樂不假於金絲匏竹也儀不假於揖讓進退也豈

非合於古歟宋司馬溫公與文潞公富鄭公輩在洛時忘其宰相之尊而等於田夫野老嘗為真率之會卮酒一肉得盡其歡雖若簡而禮實未嘗簡也雖若薄而意實未嘗薄也其相與一本於誠而已茍推是道無往而不真率也欺詐之習亡矣今天官史錢唐葉時中者取法先正以真率名軒求余為之記故舉其說如此嗚呼天下之喪其真也久矣在上者或尊嚴以為威在下者恒卑屈以為恭而欲真率處之人將咈然不悅吾懼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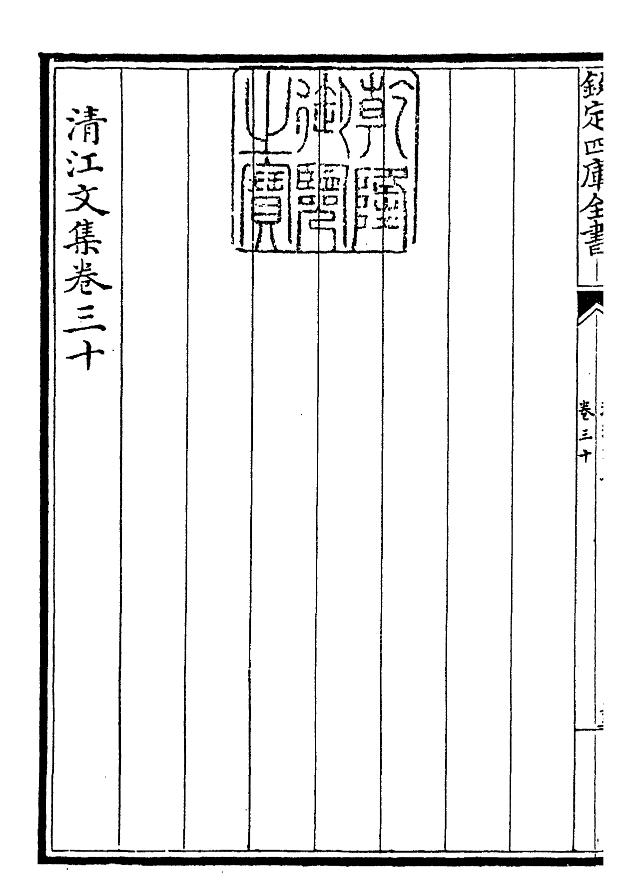
獲謗一時也而時中殆將復古爲事尚質而不尚文茲可嘉矣於是乎書

溪雲草堂記

溪雲草堂者海昌郭子方氏之新居也海昌在崇德南禦溪則崇德之水而介乎二境之間其旁流又折而南迤行六七里上有桑稻之村居人星散雞犬相聞彷彿絕境之在物外者子方擇其勝處搆堂若干楹左爲讀書之室右爲煉藥之房遂題之以今名云余嘗放舟過

之道狹而迂僅一帶耳魚鼈之所居科斗之所儲疑其不能為雲類山川之有神靈者方時之將雨渤渤然上蒸如煙如霧如海濤被覆兩厓不見林木而漁蓬野艇或隱或見於空濛中此其第一曲也及沿流以窮其所至則雲之見於朝暮者尤蓊鬱非一狀執之而不可玩之而不得排於前而後復合斷於上而下復繼凡幽人處士之廬藩籬皆雲也窻戶皆雲也雖出於山騰於川者殆無以過是休坐之頃引為賔客而麈埃野馬弗至

吾前矣並溪之人未有知者子方乃專而有之喜余之至因觴於堂上求文爲記遂書其所見如此復徐思之天下之物本於無而形於有有者卒歸於無矧雲之忽起忽滅忽來忽往哉彼既强名之余復强言以寔之非通於理矣惟其隨時而莫知其神澤物而莫知其德君子宜取之以書卷舒之道焉則與雲爲一矣子方尚勉之


清江文集卷三十